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 
第八十六回 歸故里堂上奉慈親 泛輕舟姑蘇逢舊友

卻說祁觀察被章秋谷撞了一交，撞得昏頭搭腦的，一時那裡扶得起來？直至章秋谷搶步過去把他扶起，祁觀察定了一定神，方才抬起頭來看時，認得是章秋谷，知道自己方才跌這一交，是章秋谷把他撞倒的，不覺心中大怒。待要發作幾句，卻又覺得脊樑上的幾根骨頭一根根都像跌折了的一般，痛不可當，痛得他彎著個腰，嘴裡頭哼哼的哼成一片。更兼章秋谷陪著笑臉再三認錯，只說：「方才實在沒有留心，把尊駕撞了一交，不知跌痛了那裡沒有？」說著，又連連的自已說道：「實在荒唐得很，實在荒唐得很。」祁觀察見了章秋谷這樣的賠著小心，一時發作不出，更兼背上實在痛得利害，說不出什麼話來，只惡狠狠的瞪了秋谷一個白眼。秋谷假意在祁觀察背上撫摩幾下，口中說道：「可是跌痛了背上麼？這都是晚生不好，老先生千萬不要生氣。」祁觀察被他灌了一大飽的米湯，有話也說不出來，只得熬著痛勉強說道：「多承老哥費心，幸而還沒有跌傷致命的所在，大約還不要緊。」章秋谷聽了，幾乎要笑出來，連忙別轉了臉，對著祁觀察拱一拱手道：「得罪，得罪！晚生先走一步。」說著，便頭也不回的一直走了回去。

祁觀察吃了這個苦頭，明知道章秋谷是有意撞倒他的，面上卻講不出來。見章秋谷走得遠了，方才一步一步挨了進來，氣喘吁吁的一屁股就在椅子上坐下，張開了口說不出話來。祁侍郎和經伯成、康長齡見了祁觀察這般模樣，大家都吃一驚，問他為什麼事兒。祁觀察坐著喘了一回，方才把章秋谷把他撞了一交的事情和祁侍郎等說了。又道：「這個小畜生□分可惡，無緣無故的平空把我撞這一交，究竟我和他雖然認得，向來又沒有什麼冤仇，也不知他為了什麼事情。」兩個走狗正在恨著章秋谷無故把他們罵了一頓，想要翻他的本，出口氣兒，便也把方才的事情和祁觀察說了一遍，道：「照這樣的看起來，他竟是為著王錢氏的事兒出來打抱不平的。」

所以今天跑到這裡來先把晚生們罵了一頓，又有意撞了八大人一交。像這樣的混帳東西，不給他一個下馬威，他也不知道八大人的利害！」祁觀察聽了連連點頭。

自此以後，祁觀察和經、康兩個人把個章秋谷恨得咬牙切齒，好似那不共戴天的仇恨一般，便千方百計的想要借著別的事兒陷害章秋谷。無奈章秋谷素來安分，又是個有名的舊家，那裡想得陷害他的法兒？依著祁觀察的意思，還要叫祁侍郎不要出這五百銀子，幸而祁侍郎究竟做人明白，不肯聽他的話兒。這是後話，按下不提。

只說章秋谷在家裡頭住了幾時，又有些靜極思動起來。剛剛這個時候，貢春樹在蘇州寫了一封信來，要請他到蘇州去，說有房屋的事情和他商議。章秋谷見了這封來信，心中大喜，便拿著這封信給太夫人看了一看，說有個朋友請他到蘇州去。

太夫人看了覺得心上有些不願意，便問著秋谷道：「如今已經差不多將要過年，大大小小的人家總有些兒事情要料理料理，難道你要在外面過年不成？」秋谷見太夫人的意思有些不以為然，便慌忙解說道：「就是到蘇州去上一趟，也不過幾天的工夫，自然要回家過年的。」太夫人聽了也不說什麼。秋谷又說貢春樹和自己的交情怎樣怎樣的好，貢春樹的看待自己，又怎樣怎樣的真誠；如今他特地寫信相招，一定有什麼正事，常熟到蘇州又止八九□里路程，若一定不去，恐怕他心上見怪。

幾句話把太夫人心上說得活動起來，便點頭應允，只叮囑他早些回來。秋谷大喜，走到自己房中，便叫他夫人張氏和他收拾行李。他夫人聽得秋谷又要出門，心上未免有些不高興，卻又不好怎樣的攔他，只得把秋谷的衣服行李一古腦兒收拾得停停當當。秋谷叫家人押著行李先上輪船，自己高高興興的別了太夫人，坐著轎子出城上船。

常熟到蘇州的輪船本來止消半日，差不多一點鐘的時候已經到了閶門。秋谷見輪船已到碼頭，便自己先跳上岸去，尋著了貢春樹，舊友相逢，大家自然都□分歡喜。秋谷和春樹講了一回閒話，便問他什麼房屋的事情，貢春樹和他說了。原來貢春樹在蘇州有幾處房屋，都是租給別人的，有一所護龍街的房子租給一個候補人員做公館，那知這位候補老爺窮得要死，住了三年工夫，只付了一個月租錢。貢春樹知道了這件事情，便自己上門去討，討得這位候補老爺急了，便假意對貢春樹道：「你不要著急，今天和你算結就是了，你帶了房租摺子來沒有？」貢春樹道：「房租摺子自然帶來的。」說著，掏出摺子來，交給這位候補老爺拿了進去。貢春樹在外面等不多時，只見這位候補老爺怒氣沖沖的走了出來，大聲說道：「我的房租都是按月給付的，不欠你們一個錢，怎麼你無緣無故的來討起三年的房租來，這不是個笑話麼？」貢春樹聽了摸不著一些頭腦，也大聲說道：「怎麼，怎麼？我這所房屋自從租給你們府上以來，除了收過一個月房租之外，一個大錢也沒有見你付過，怎麼這會兒說出這樣的話來？你不信，只看這房租摺就是了。」那位候補老爺聽了，一聲冷笑，把一個摺子一直送到貢春樹的面前道：「你看，你看！摺子上寫得明明白白的，怎麼你還是這般說法？」貢春樹聽了心上□分詫異，便接過摺子來看時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只見這個摺子果然寫得明明白白的，某時付房租若干，某時付房租若干，一個摺子上寫得滿滿的，剛剛付到本年本月為止。照著這個摺子上看起來，果然一個大錢也不欠。貢春樹見了，心上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大意，上了他的當了，卻也料不到世界之上竟會有這樣奇奇怪怪的事情。要想和他們爭論幾句，料想無憑無據的事也爭不出什麼來，倒不覺哈哈的笑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！我一時冒失，上了你們的當，如今也不必去說他，但是你們府上既然困乏到這般田地，只該和我好好的商量，我也不見得不肯，為什麼要做出這般的張智來。」說著也不再和他們爭論，一路哈哈的笑著出來。回到自己寓所，要想一個對付他的法兒，一時竟想不出來。忽然想著章秋谷現在常熟，何不寫封信去請他到來，一則借此和他暢敘一番，二則也好叫他出個主意。

當下貢春樹把這件事兒和章秋谷說了，要他想個法兒，秋谷呸了他一口道：「這樣的小事情，也要來勞動起我來！」正說著，忽然春樹的家人走進來道：「護龍街的韓老爺現在已經委了瀏河釐局總辦，不日就要到差了。」秋谷聽了，便對春樹道：「恰好他委了釐差，你的房租可以去向他索取的了。」春樹拍著手道：「你不要說得這般容易，收房租是要憑著房租摺子的，如今我的房租摺子被他這樣的一來，那裡還好去向他要錢？」秋谷道：「你這個人怎麼笨到這般田地，難道除了死法，沒有活法的麼？」春樹笑道：「你不要張口就罵我，且請問你這個活法是怎麼一個法兒？」秋谷道：「像這樣的人也不是有心要賴你的錢，無非到那實在沒有法兒的時候，只得老著臉皮和你混賴，究竟並不是他的本心，如今他既然得了差使，料想不至於要賴這一筆錢。但是以前既然有了這樣的一層情節，你若要彰明較著的問他追討房租，恐怕他老羞成怒，臉上不好意思，你只要核計一下，三年的房租統計若干，寫封信去問他借一筆錢，不必提起以前的事情，叫他心上自家明白，又彼此不傷和氣，你道我這個主意何如？」貢春樹想了一想，點頭微笑道：「主意呢，果然不錯，只是我為什麼無緣無故的要落一個問他借錢的名氣呢？」秋谷也笑道：「這件事兒只怪你自家不好，一時上了人家的圈套，到了如今還有什麼法兒！」

你可曉得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錢，怕什麼名氣不名氣？人家千方百計的想著法兒要借錢，借不到的還多得很呢！」貢春樹聽了點頭稱是，便當時提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，加上一個封套，叫自己的家人送去。隔了一天，果然這位韓老爺叫個家人送了一封回信來，裡頭裝著一張四百塊錢的瑞昌莊票，並把貢春樹的原信附回。

貢春樹核計起來，每月□塊錢的房租，三年的房租合起來三百幾□塊錢，他卻送了四百塊錢過來，算起來還多幾□塊錢，春樹便和秋谷商量，買了些官禮送他，又送了他一桌官席。這且不必提他。

只說章秋谷在蘇州住了一天，便想到上海去看陳文仙，春樹苦苦的留他再住一天，秋谷起先不肯，還是春樹和他說道：「這裡廟堂巷有一個私貨，生得曼麗非常，名字叫做阿娟，年紀止得□九歲。那一雙眼睛更生得□分秀媚，真個是回眸一笑，百媚橫生，直是那勾魂攝魄的兵符，撥雨撩雲的照會。你既然來此，不可不去賞鑒一番。」秋谷聽了貢春樹說得這般好法，心中未免有些不信，便一口答應下來，要看看這個阿娟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物。

當下章秋谷在貢春樹那裡吃過了午膳，猛然想起那位東方小松來，便一個人走到小松家裡頭去，指望要和小松兩個人暢敘一番。那知半個月之前，兩廣總督李制軍把他聘請去了，秋谷不覺惘然，只得回過身來，到撫台衙門裡頭去看那幾位親戚。原來秋谷有兩位親戚都是太史公，一個姓曾，叫做曾祖述；一個姓鄧，叫做鄧振邦，現在都在江蘇巡撫幕府裡頭管理摺奏事件。兩個人見章秋谷來了，大家談了一回，就把秋谷留在衙門裡頭吃了一頓夜膳。這一來有分教：齋  
韋郎未老，香留白袷之衣；倩女多情，春滿流蘇之帳。  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文分解。